

父亲站在阳台上吸烟的时候，喜欢看着天空，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父亲嗜烟，多时每日三盒，为此切去半叶肺，还咳，家人想了各种戒烟的办法，但他都置若罔闻。一晃，父亲 80 多了，去年突然戒了，我问：怎么就戒了呢？父亲答：我自己想戒了。父亲话少，老了更沉默寡言。五一小长假，父亲嫌外人多，不愿出去。我和母亲烧了几个菜，父亲不嗜酒，但每逢节日总是要喝几杯白酒，陪酒的自然是老公。我曾调侃，父亲是给自己找女婿，不是给我选老事：1951 年随部队进入朝鲜后，父亲在师部无线大队做通信员，负责背密码箱和送信。父亲的队长是位老八路，姓曹，山东临沂人，一级战斗英雄。

由于没有制空权，通常都是雨天或夜里行军，师部各部门分别隐蔽在森林茂密的山坳里。父亲说，

餐馆里，公厕内，凡有免费抽取餐巾纸的场所，人们无不惬意地抽取，随着任性的“喀嚓”声，数张一张一擦便进了废纸篓，实际用上的仅三分之一，浪费太大；但凡要收费的餐巾纸，使用时的“豪气”相对收敛，这消费的杠杆作用一旦和自己的利益相关，抑制也就成了习惯。

既要免费供应餐巾纸，又得节俭使用，这可是个两难的大话题。然而，这“两难”的现实话题，却在春秋国旅的大食堂里得到了答案。每天有数千人用餐的大食堂，刷卡处有一位专人，既配合快速结账，又监督餐巾纸的限张发放：无论你是否患有洁癖，严格按照每人一张的规定抽取。良好的结果显现：自送餐盘处的餐巾纸回收箱从不见潜出来！养成用餐者自觉节俭的文明习惯，这比空喊“生态保护”来得实在。

其实，大食堂限发餐巾纸的规矩，当有其企业节俭文化的折射和影响。有个关于该企业的董事长王正华先生巧用餐巾纸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每次用餐，王董只抽取一张餐巾纸，他总结出一张餐巾纸可以折 6 次才物尽其用，这“6 折”的窍门能满足整个用餐过程。于是，企业食堂便有了每人限发一张餐巾纸的规矩；同样，两面用纸也已成为员工的习惯。此举倒并非企业的小气，恰恰是作为企业对生态环保事业的关注并付诸行动。2014 年 5 月起，春秋国旅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包下四千多亩退耕还林的高原地，至今已公益植树 22 万棵，投入价值达 1900 万元之巨，便是明证。一头是“小气”地限发餐巾纸，一头是大气地投巨资植树，由此可见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心。

苏州评话，俗称“大书”，演员只说不唱，叙事中有“起角色”，演技中注重说、赚、演（包括口技），传统书目有近 60 种。中国最早说“大书”名家是明末清初的柳敬亭，与柳齐名的是苏州评话名家吴逸。在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先后出现苏州评话演员金秋声、何云飞、金耀祥、姚士章、程鸿飞、黄永年、郭少梅、叶声扬、凌云祥等人，他们说的书目有《五虎平西》《金台传》《水浒》《五义图》《绿牡丹》等。由于他们说表各别，互相斗技，便为民国年间评话书坛人才辈出，创造了条件。民国书坛，说《英烈》《三国》《济公》各有四大家。有的擅长“起角色”，出现了“活关公”“活秦琼”“活周瑜”的称号，陈浩然用小嗓子演济公，观众称其“小济公”；有的讲究“肉里赚”；还有的演员古文功底较好，在说表中渗透了不少历史知识。

余生也晚，迷恋评弹，始于在苏州童年。我从电台中听的第一部评话是苏州

父亲的天空

刘 迪

敌机说来就来了，志愿军们恨得牙根痒，敌机轰炸不断，越是晴天越危机四伏。没有制空权，就像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父亲那时常想，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在天上飞呢！

一天，大队长带父亲去师部开会，踩着厚厚的落叶，在森林中左拐弯转，路过卫生队驻地时，大队长遇到了一个熟人，知道了在招飞行员的事后，大队长让父亲明天去军部体检，当飞行员是多好的一件事！第二天，父亲一早就来到军部。初选通过，余下的人在一所大房子里，等待复查。此时，大家赤身相对，显得很不自在，目光游离找不到落点。啪！一声脆响，不知是谁打破了尴尬的局面，于是，大家追逐着互相拍屁股，气氛活跃起来。这些年轻人暂时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就在他们欢畅嬉闹的时候，门开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

医生，他们哗地一下散开了，对着墙壁或蹲或立……父亲最终通过了体检。紧接着，他们这批飞行学员分别乘三辆“嘎斯”车，夜行归国。路况恶劣，如果不开车灯，随时有坠崖的危险。深夜，大家坐在背包上昏昏欲睡，汽车的马达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也遮蔽了敌机来袭的声音，父亲看到机枪的子弹在汽车后面几米的地方突突突扫射。

朝鲜战场的经历，叫父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圆满完成了预校和航校的学习，成为他那批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飞行的起飞和着陆，伴随着飞行生涯的全过程，某种程度也是飞行技艺高超与否的体现。父亲说，他喜欢坐在模拟一米航空高度的座舱里，遥望蓝天，记住春夏秋冬天空的颜色，感觉天地线的高度，以及不同季节它的微妙变化。父亲放弃了留校当教员的机会，要求分配到战斗部队，32 岁时，就已经是飞行团副团长了。

生命中的许多机缘，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属于自己能把控的却不多，把控制不住，机缘也就不能成为机缘了。父亲说，爷爷叫他当兵，大队长叫他当飞行员，都不是他自己的决定，但能不能飞起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就像戒烟这种事，他自己是可以用控制的，他不想戒，劝也没用，想戒自然就成了，自己能说了算的事不喜欢别人干预。

飞行员和天空的关系，就好比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闫肃先生创作的《飞行员之歌》，深受他们的喜爱，歌中唱道：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父亲的许多往事，都和天空有关。

父亲最终通过了体检。紧接着，他们这批飞行学员分别乘三辆“嘎斯”车，夜行归国。路况恶劣，如果不开车灯，随时有坠崖的危险。深夜，大家坐在背包上昏昏欲睡，汽车的马达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也遮蔽了敌机来袭的声音，父亲看到机枪的子弹在汽车后面几米的地方突突突扫射。

朝鲜战场的经历，叫父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圆满完成了预校和航校的学习，成为他那批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飞行的起飞和着陆，伴随着飞行生涯的全过程，某种程度也是飞行技艺高超与否的体现。

父亲说，他喜欢坐在模拟一米航空高度的座舱里，遥望蓝天，记住春夏秋冬天空的颜色，感觉天地线的高度，以及不同季节它的微妙变化。父亲放弃了留校当教员的机会，要求分配到战斗部队，32 岁时，就已经是飞行团副团长了。

生命中的许多机缘，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属于自己能把控的却不多，把控制不住，机缘也就不能成为机缘了。父亲说，爷爷叫他当兵，大队长叫他当飞行员，都不是他自己的决定，但能不能飞起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就像戒烟这种事，他自己是可以用控制的，他不想戒，劝也没用，想戒自然就成了，自己能说了算的事不喜欢别人干预。

飞行员和天空的关系，就好比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闫肃先生创作的《飞行员之歌》，深受他们的喜爱，歌中唱道：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父亲的许多往事，都和天空有关。

谜底揭晓
本版专栏“谜语”的“谜底”—— 1、《送上人》（注：上，上佳）；2、《丽人行》（注：使人美丽的行业）；3、《为有》（注：有，有喜）；4、《送别》（注：逆读作“别送”）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走路不是药，胜过中西药。

英国警察印象

陆海光

伦敦的私人轿车高达 200 多万辆，上下班高峰时段，汽车行进速度往往慢如蜗牛。相比之下，乘坐地铁要便捷得多，伦敦每天约有 200 万人次乘坐地铁。面对困难的城市交通，我纳闷的是街头不见指挥交通的警察。据了解，现在伦敦街头不设交警，指挥交通全靠电脑控制的信号灯。各主要路口都装有电子眼。交警坐在控制室里，一旦发生车祸或有司机违反交通规则，立即通知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前往处理。在拥有 1.4 万公里道路的伦敦，仅有 1000 名管交通的警察。

2005 年 7 月，对英国人来说是个特别振奋的时刻，伦敦击败了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巴黎，申办 2012 年奥运获得成功。然而，第二天人们就从沸点降到冰点，3 列地铁和一辆公共汽车上发生了自杀性爆炸，导致 52 人死亡，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又发现阴谋恐怖袭击，幸被成功阻止。为了反恐和维护社会治安，政府在公共场所装了 420 万只监视探头，成为世界上公共场所安装监视探头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英国，我发现警察总是布岗在必需的地点和时段。我第一次见到英国警察和见到警察人数最多

的场所便是地铁或火车站。到英国的第二天，我去伦敦观光，出尤斯顿火车站，便见一名警察在为一 名银发老人指路。我忍不住拿出照相机来抢拍。不料，被不知从哪里窜出的帅警发现。问我拍什么？我坦然地向他说明意图，并竖起大拇指表扬那位警察。帅警释然后马上说 OK！他了解到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警察后，还主动把他的那位同事拉来和我一起合影。

在伦敦，酒馆酒吧的生意要比饭馆火爆，似乎是青年和中年男女的主要社交场所。英国人喜欢饮酒是出了名的。饮酒过度往往会滋事，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正因如此，你白天看不到警察，晚上街头就会布置许多警力。而且社会治安规定：酒吧酒馆凌晨两点前必须停止营业；法律还规定，不能卖酒给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有一次，我从伦敦回到谢菲尔德已是半夜，果然看到街头巷尾三三两两有许多执勤的警察。我还看到一名酒徒被警察制服，另一名警察正手机联络车辆，准备把滋事者带走。

初到伦敦，旅游者必去白金汉宫门前广场。白金汉宫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其实熟读它又岂止是会做诗、会吟诗，还能给兼爱唐诗与灯谜者提供丰富的谜材，让人得以制出隽永有趣的“唐诗篇目谜”，借此娱乐身心、陶冶性情，同时又可起到引发猜者读诗的兴趣，进一步去品赏那些脍炙人口的佳诗妙句哩。

笔者从小喜读荷塘退士编就的这本著名唐诗选本，爱谜的我学做灯谜时，见前辈谜家制过许多唐诗灯谜，如用《论语季氏》里的“戒之在斗”打裴迪《送崔九》诗句“莫学武陵人”（注：陵，古同“凌”，侵犯，欺侮）；用庄子丧妻典故：“鼓盆而歌”打王昌龄七绝诗句“闺中少妇不知愁”及“梅鹤怡情”打杜甫七律诗句“且看妻子愁何在”（注：用宋代隐士林逋梅妻鹤子典故）等，似乎唐诗谜的底材尽出自该书，后来才知，这是当时谜界约定俗成的规矩，为的是让人容易猜射。可惜的是，唐诗中能拟入谜材者，几乎都已被谜坛前辈们着了先鞭，令我辈难以继。

转而一想，唐诗的篇目数有三百，并且短小精悍，不正是推陈出新的好谜材吗？于是就试撰了一些，曾在上海书城及古籍书店邀我主持的灯谜会上悬出征射，居然颇受欢迎。例如——

“拜访老丈人”打杜甫五言古诗篇目《望岳》（注：岳，别解为丈人）、“大宋请客”打韦应物五古篇目《东郊》（注：别解为“做东者为东郊”。宋代文人宋郊、宋祁兄弟，人称“大小宋”）、“熟能生巧”打李白乐府诗目《长干行》（注：别解为“长时间去干就能行”）、“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打沈佺期乐府诗目《独不见》（注：独，单身），等等。即使是带格的，猜者也能一射中的，例如“渐入暮年”（卷帘格），打七言乐府诗目《老将行》（注：按格法，逆读为“行将老”扣面）等。

最近，笔者在“海上谜谭”猜谜微信群里出了一些唐诗篇目灯谜，承谜友们不弃，猜得不亦乐乎。今献丑于下，供读者诸君猜射一乐：1、举贤荐能（打五言绝句篇目一）；2、美容业（打七言乐府篇目一）；3、不孕求医（打七绝诗目一）；4、谢绝馈赠（秋千格，打五绝诗目一）（谜底请在本版找）。

白金汉宫正门前有昼夜守卫的皇家卫队。皇家卫队的官兵一年四季穿着全套的卫队礼服：头上戴一顶高高的黑色毛茸茸礼帽，身着艳红的礼服。每天上午 11 点半，皇家卫队排着古代阵容，正步穿越维多利亚广场进入白金汉宫换岗，在军乐声中，一丝不苟地在白金汉宫前院进行交接仪式。除了步兵卫队以外，还有骑兵卫队。这一庄严的换岗仪式，每天会招徕数万观光客和摄影爱好者。然而，在偌大一个广场，面对数万名前呼后拥的观光客，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却只有十来名警察，其中有 3 名是个子并不高大的女警察，还有 3 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皇家卫队进入白金汉宫大门时，观光客和摄影爱好者往往会拥上前去，此时，骑警就会过来，利用高大的马阻挡和喝退前拥的人群，有效地把人群控制在警戒线内。

“古槐书屋”，是俞平伯的书斋名。俞平伯自制信箋，素箋极少，多花箋。例如，题识“鸛喙抚宋人意”的桃花箋；落款“川眉增宝”的兰花箋；题识篆体“果”字的果实（苹果、栗子等）箋；边框题识“仿仓颉篇六十字为一章”的题字箋等等。

平伯花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驿路箋”和“会友箋”。

“驿路箋”，底色为黄红色，以黄色基调为主，设

花箋情趣

路来森

色华美；信箋中央，为一枝盛开的梨花，倔强屈曲，盎然有朝气，大有“春占尽”之霸气；四周边框，则附写梨花诗一首，是俞平伯所钟爱的自制信箋。“驿路箋”制成之后，俞平伯曾分送好友，共享雅趣。

“会友箋”，是俞平伯于 1938 年，利用家藏旧版重印的。此箋，为“套箋”，四幅一套。分别为：“何时一樽酒”、“如面谈”、“跂予望之”、拜而送之”。

“会友箋”，每箋，幅长二十六厘米，幅宽二十三点五厘米；形近斗方，底色为淡黄色木版水印；箋面，绘有红色简笔人物画，近乎当今之“漫画”，生动风趣，活泼可爱。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期间，民间传说甚多，因此评话书目也层出不穷。除了吕也康的《康熙皇帝》，还有庞志豪说的 60 回《乾隆下江南》。

笔者收集到的传统评话书目，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而同一书目，由不同艺人“口吐莲花”，各表一说，惟妙惟肖，各有各的妙处。



苏州评话，俗称“大书”，演员只说不唱，叙事中有“起角色”，演技中注重说、赚、演（包括口技），传统书目有近 60 种。中国最早说“大书”名家是明末清初的柳敬亭，与柳齐名的是苏州评话名家吴逸。在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先后出现苏州评话演员金秋声、何云飞、金耀祥、姚士章、程鸿飞、黄永年、郭少梅、叶声扬、凌云祥等人，他们说的书目有《五虎平西》《金台传》《水浒》《五义图》《绿牡丹》等。由于他们说表各别，互相斗技，便为民国年间评话书坛人才辈出，创造了条件。民国书坛，说《英烈》《三国》《济公》各有四大家。有的擅长“起角色”，出现了“活关公”“活秦琼”“活周瑜”的称号，陈浩然用小嗓子演济公，观众称其“小济公”；有的讲究“肉里赚”；还有的演员古文功底较好，在说表中渗透了不少历史知识。

余生也晚，迷恋评弹，始于在苏州童年。我从电台中听的第一部评话是苏州

艺人曹汉昌说的《岳传》。后来从苏州迁居上海，敝舍离大华书场不远，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每天下午去书场听吴子安说《隋唐》。吴先生说表生动，抑扬有致，把秦琼、单雄信、李元霸等 18 条好汉说得有声有色，实在比上课时的语文教材生动多了。上班辰光，工作蛮忙，听书只能偶然为之，退休后，日日与评弹结缘，在好友程功帮助下，陆续觅得评话书目几十个，说出来蛮精彩。

苏州评话过去有八大响档，张鸿声的《英烈》、吴子安的《隋唐》、顾宏伯的《包公》、吴君玉的《水浒》、金声伯的《七侠五义》、曹汉昌的《岳传》、陆耀良的《三国》、姚声江的《金枪传》。当然，唐耿良、汪雄飞、张国良也说《三国》，张效声与朱

评话书目及流派

曹正文

声伯也说《包公》，各具风格，各有其妙。这八档响书中，张鸿声说“反武场”，吴子安说“捉鹦鹉”。顾宏伯说“斩郭槐”。吴君玉说“斗杀蒋门神”、金声伯说“三试颜仁敏”与曹汉昌说“龙门败十将”，尤见功力。

这些书目，老书迷都听熟了。我再来介绍两位，前一位是苏州吴中区评弹团的唐紫良。他祖父唐再良是上世纪 40 年代说《三国》的名家，顾又良、唐耿良出其门下。唐紫良有三部书蛮出名，一部是《山东马永贞》，一部是《十二金钱镖》，还有一部是《乾隆下江南》，唐紫良说表细腻，妙语连珠，说弄堂书尤其发噱。

还有一位殷小虹，他也有三部书很叫座。一部叫《江南八大侠》，一部叫《血

庆涛也说《英烈》，王溪良也说《隋唐》、祝逸伯与金滴子》，另一部叫《三盗万年青》。清宫斗争，在他口中演绎得煞是好听。另有周玉峰说的《常州白泰官》也相当不错。传统评话书目比较较好的有沈笑梅的《济公》、杨子江的《于成龙》、卢绮红的《粉妆楼》、潘伯英的《张汶祥刺马》、张树良的《西游记》。关于武侠公案书目，有苏州老艺人胡天如的《彭公案》，汪正华的《小五义》，沈守梅的《宏碧缘》与吴新伯的《绿牡丹》。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期间，民间传说甚多，因此评话书目也层出不穷。除了吕也康的《康熙皇帝》，还有庞志豪说的 60 回《乾隆下江南》。

笔者收集到的传统评话书目，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而同一书目，由不同艺人“口吐莲花”，各表一说，惟妙惟肖，各有各的妙处。

七夕会



影音方圆

